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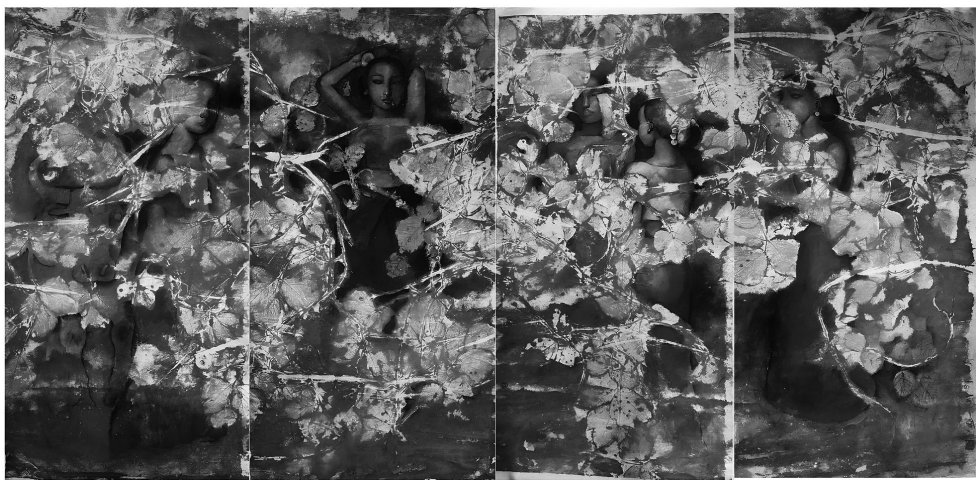
在南京回望石虎,赴一场“百读不解、百看不厌”的艺术大展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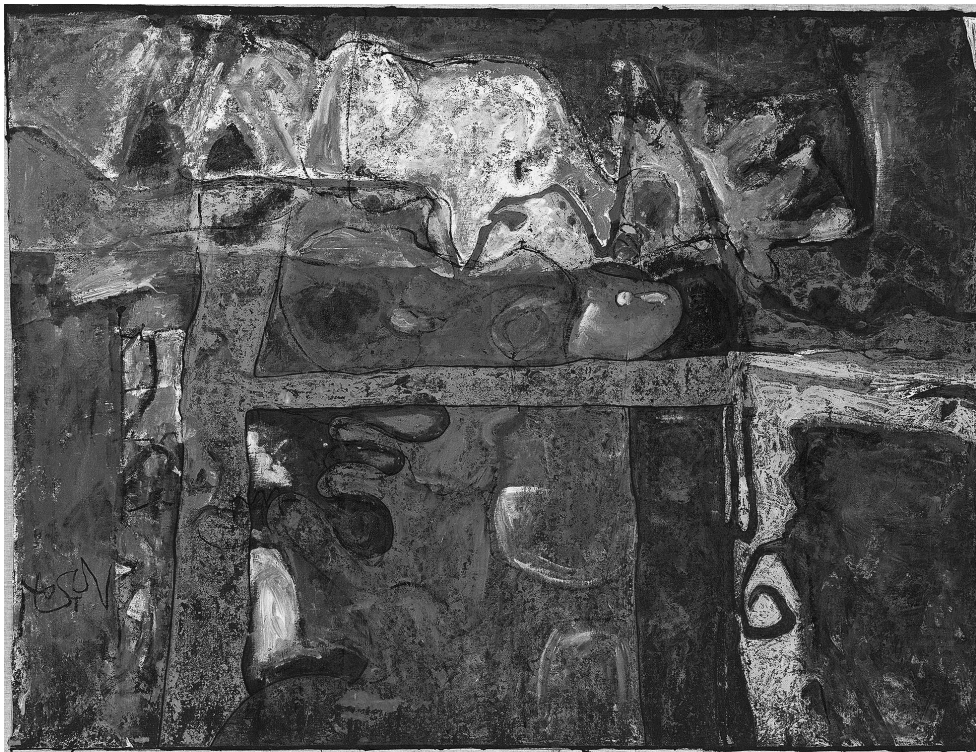
石虎(1942—2023)

河北徐水人,20世纪80年代中国画坛革新的标志性艺术家。1958年入北京工艺美术学校,1960年就读浙江美术学院,1962年应征入伍,1968年执教于北京工艺美术学校,1977年任职人民美术出版社。1978年,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内唯一艺术家出访非洲十三国;次年《非洲写生》面世,震动国内艺坛,此后蜚声海外,成为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画家。

石虎的艺术,是二十世纪中国画革新历程中孤绝而热烈的个案。早年兼涉中西,丰富的人生阅历令其创作既不囿于传统笔墨程式,亦不盲从西方现代主义潮流。他持续向内求索,由形式实验,转向对线质、空间与精神内核的深度叩问。晚年归隐岭南山下村,潜心翰墨,作品气质愈发沉静自由。石虎始终拒绝被流派框定,植根中国美学本源,构建起兼具原始生命力量与当代思辨性的绘画语言,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留下不可替代的艺术样本。



《玉人图》143cm×74cm×4 纸本重彩 1992



《晴芳图》124cm×163cm 布面重彩 2018

千秋华章 ——读石虎的艺术

(一)

2023年9月的一天,看到满屏是石虎去世的消息,我异常震惊,天妒英才,这么伟大的艺术家走得过早,令人痛心。我第一次为陌生人的去世流了泪。

为表敬意,我倚在沙发上写了一段话发了朋友圈:“上世纪八十年代刚学画时就看到石虎老师的非洲写生作品,喜欢,但并不理解;九十年代看到他的新作,喜欢,理解了;新千年后再见新作,叹为观止,知晓了他的辽阔。他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人,用一生的创作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艺术,他做到了老校长林风眠提出的主张:为艺术而战!他战死艺术沙场,死得其所,他将永生!”顾朝言主编很快打来电话,说澎湃新闻要用这段话。毫无疑问,石虎影响了我们几十年,周围很多朋友都是他的粉丝,包括自媒体、大众媒体和艺术媒体都发出无限的怀念。

所谓创作,创在前,作在后,创造至上。世界只需要一个毕加索,中国只需要一位齐白石。他们的儿孙即便从艺,多数不被学界与公

众认可,原因在于一切模仿和陈规旧俗都是重复,而不是创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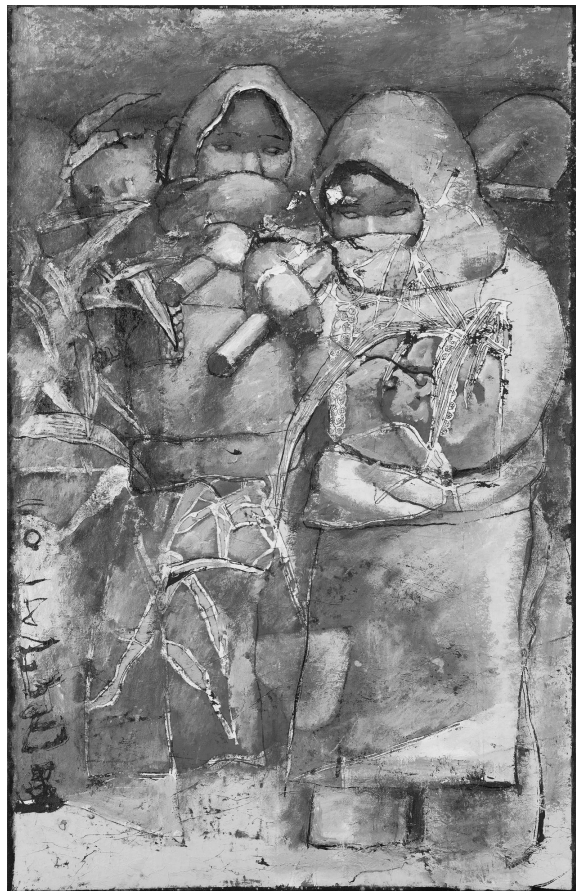
没有一个艺术家不受本民族文化与西方文化影响,多数人选择了保守或从众。石虎则选择开放,吸取精华。真正的大家巨匠从来就是既有规则的破坏者,而不是沿袭者、守卫者,他们注定要创造自己的标准。石虎一生都在寻找新方式,探索个我艺术语言,建立独自理论体系。他从民间艺术与传统文化中寻找理论依据和精神寄托,以古为新,化古为己。他的艺术是自我的、自觉的、鲜明的,当大部分人回避制作、肌理等手段时,他加大力度,用多种材料塑形、刮、漏、印、刻、堆叠、截取、转译、增加厚度与难度,他用他法,他写他心。其彩墨创作因势利导,意外生发。用线层层缠绕,繁复坚实、苍劲有力;用色华丽斑驳、灿若霞光、富丽堂皇;人物、山水、花鸟、书法、诗词,包罗万象;油彩、水彩、色粉、水墨、泼彩,驾轻就熟。他写象写情写心,写尽世间万事万物,镌刻着鲜明而深刻的石虎基因。石虎的许多巨幅作品用长线叠加、缠绕,用彩墨冲刷、覆盖,虚实相依,热烈奔放。被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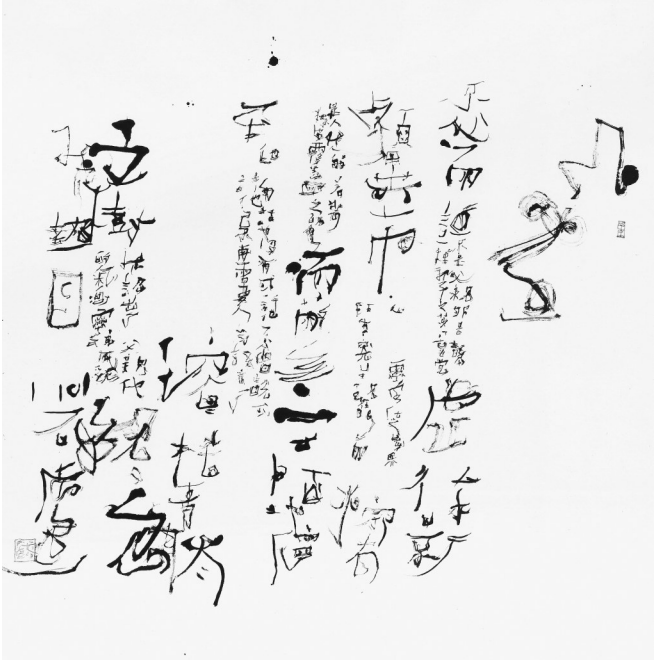
《旋仰图》125cm×164cm 布面重彩 2017



《玄雀图》169cm×162cm 纸本重彩 2020



《耕泰图》119cm×77cm 布面重彩 2015



《玄雀》145cm×144cm 纸本水墨 2011



《一切为心造》191cm×249cm 纸本水墨 2000



《玄雀图》67cm×45cm 纸本设色 2011 金陵美术馆藏

策展人:刘春杰

